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6350

韓文起卷之十一

姪 應建屏之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全校

男 沆芷之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自系所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生長江東舉進士

三年登上第三試禮部貞元八年與公同成進士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試于吏部受官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貞元十年既歛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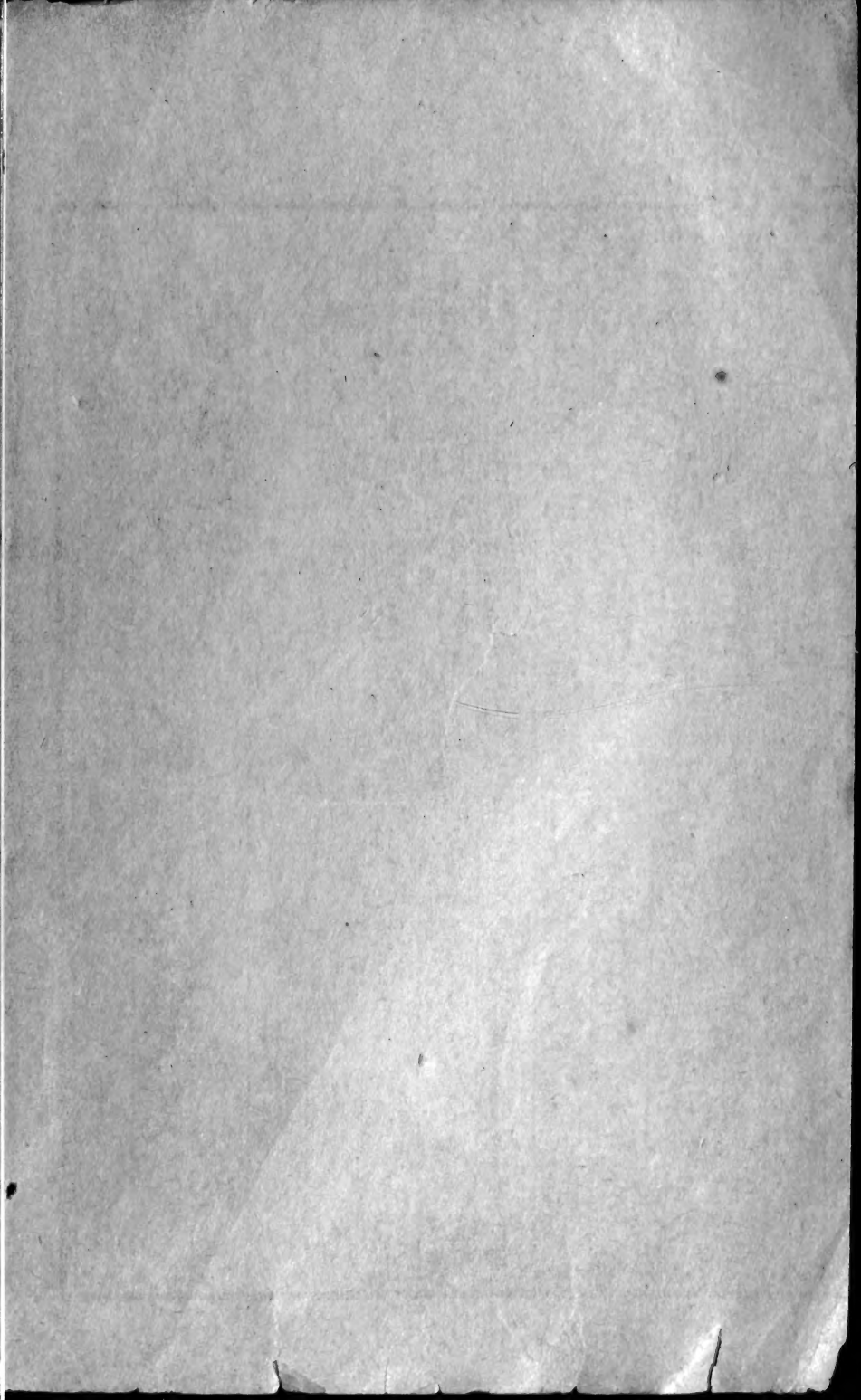
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原敘葬處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疑其何以止于此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以俗之慕

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虛生無益死而不朽孰謂之夭所存者長亦不宜惡

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有不朽之具已乎元賓唐文粹無此四字

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竟不能成不朽事業為可惜非為其天而哀之也○三呼已乎元賓四字慘極



歷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大理評事為從十二年相

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伏下問疾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

則賢也吳郡所以見重者以汝州平日有善政亦藉崔之補益可知署為

觀察巡官實掌軍田獨專其任鑿澮溝斬艾茅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

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實敘其不負所署為從事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

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竟不能取高位隴西公賻贈

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

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率幕府寮屬五字直貫至此瑣瑣敘出所以見崔之足重非寫隴西

厚道也于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

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敘葬處君內仁九族收上攜扶孤老句外盡賓客收上人士多從之遊

句于其所止其來如歸收上託于江南家于汝州巡官句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

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自始至終不因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

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已上總敘崔之德在人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亦非寫親朋之厚道也

韓文起



林西仲曰。元賓文行。讀與李秀才書可見。人只惜其夭。而不知無所短長之人。雖壽無益也。死而不朽。猶愈虛生。元賓有其具。而不及用。與無具同。豈不可痛。此銘中大意也。開手數行。乃銘之序。因未有行實。故不能為作誌耳。

###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仕大父佺同為

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仕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不仕三代君既

喪厥父。携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挈其族而避亂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有文

敦行孝悌。有德詎諧縱諛。卓詭不羈。又善飲酒。不拘小節江南人士多從

之遊。以其可狎而親之。敘其不應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

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屬延安府言晚年既至。表授右衛曹參軍。

實參幕府事。獨重其任直道正言。補益弘多。虛敘其不負所命。補出直道正言

妙有分寸。為從事一。既去職。遂家于汝州。即開封府襄城縣。以各藩鎮尚在用兵。江南亦客寓故也。伏下葬汝州來。

倒敘所以別言之伏下文其起而大之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

案不但化板為活也○已上紀其世

不敢有出焉在家孝弟此德行之本倒敘其夫人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

家不敢有專焉兄弟妻之長者為姒因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

官民相率謹譚詬罵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視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

別駕已下不敢禁恐求怒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以其與叛屬小吏百餘

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觀則必繫

本可以死且係司法者之責非作謾言以誑之也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刺史可後刺史至加擢任

應變嘉其能貝州由是大理刁俗既變無為非者其葬曰朝既遷貝州君之喪

于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今淮安府八月辛亥至干

開封塋于丁巳塋于九月辛酉安于丁卯紀葬識人謂李氏世家也王侯

與他家侯之後五世仕不遂縕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

始至戶部侍郎起大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更不朝其孫也距侯七世矣有

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官之高卑論也○已上決其後當興總括全文

人敬妻子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屈于其身必伸于子孫收上幕府狀聞使

者未復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是生前諛處偕入而出乘馬馳是生

詭不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哀其死以交情

林西仲曰公與崔同在董公幕府相與必狎其問疾哭死時吳郡所率

寮屬想公亦內也作銘不難于詳悉而難于逐段中正寫側寫虛寫實

寫上伏下應變化錯綜全不費力余嘗謂文之至者如畫梅畫月其正

面在不著墨處看畫者亦當向不著墨處求之非寢食于莊子史記二

書必不知此等妙文嘻難言矣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

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先點出名昌黎韓愈紀其世著

其德行以識其葬點出誌銘總一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編而

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編而再由侯至貝州凡五世仕不遂者三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學之精善講說教之晰朝之賢士大夫從

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其貴顯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

子不待別求受業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得

卒聞帖帖安靜貌言屏其貴介為凌故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于學者

亡其朋察即其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

歸衣服貨財死後之見思于人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粹無

此七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

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已上敘畢生祖曰旭袁州宜春尉

父曰姥豪州定遠丞敘祖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

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敘妻系曰系猶繼也先生之祖氏自施父魯惠其

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聖門為博士字長卿沛人西漢甘露中與諸儒雜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延為

太尉字君子沛國新人明五經星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

跡二皆吳人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由薦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左傳云光遠而著聲者



林西仲曰遷葬與始葬不同蓋始葬既有誌銘詳列世系官爵名字則遷葬皆可從略也篇中截然分出三段皆用曰字者以世遠事湮及李翱往遷至兆月日不可臆揣故不得不用翱言實非舛格題有誌銘兩字文中止說識其葬似不用銘然以前三段為誌即以後面散行數語為銘亦無不可蓋公集內未嘗無散體之銘此亦非舛格也未以世家之蘊必發立論而謂翱有道甚文為起而大之人雖屬蘊發之變局但唐朝文行如翱可以不朽者實不多得較之富貴磨滅之人相去萬萬若謂以其有道甚文即可以立致卿相光大其宗似落于世俗之見而為此不可必之游詞恐非公立言本旨也切勿與崔評事誌銘有後句一例看却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

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

此敘誌墓之辭起手



崔造張正則及韓與盧共四天下大夫士謂之四變四人好言世事其義

以為道可與變舉者倅故云爾或曰變嘗為相世謂相變四人者

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名變之又一說○二說故大曆初代御

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安史吐蕃方平

士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前輩多在此進身○故自任者

以千百數人皆以李公必來請已可因之而進身也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

舍請盧君取人奇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

礪浸濯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是其常守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

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從大夫取人處驗之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

其常守必得其從又從其從人處驗之○二意又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

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總敘官職年若干而終或作五十四在官舉其職因

詳其行實故總補一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沒訓子女

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敘其妻之賢壽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

言不在其身而在後人此言先生所學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

倒是非使人無所適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本旨得卑讓眈眈出言孔揚眈眈目藏貌揚

明顯也今其死矣誰嗣為宗再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今陝西咸寧縣高四尺者先

生墓邪檀弓云封之高四尺

林西仲曰施先生除講說二經之外別無一事可傳故自始至終只拏

定這一句話生發出許多波瀾便見閤熱無比至敘其年壽却放在十

九年太學句內帶出敘其籍貫却放在銘詞始為吳人句內帶出多少

省力其先點祖父妻子後點譜系分屬誌銘便不顛倒此在他篇中另

是一格若他手為之必不能布置如此自然成一片文字也葬處不待

另點而以韻語出之竟作銘詞結尾尤見高妙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宗猶宗子之宗長也名會官至左右史司起居注以道德文學伏一世

柳子厚稱其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

丈中既說請銘篇末又無銘詞因葬在先此番以其配祔不便獨贊即以敘事為銘不可以常格拘也

林西仲曰盧東美歿後二十餘年方請銘與其妻合葬止存進身入官履歷並無事蹟如何成得一篇文字看他虛虛將四變名目及李栖筠署為幕府一節敘在前面俱托之天下大夫士所與以為後案然後把乞銘內事業兩字只用數語閣起而以未仕之先眾人所與處驗其為德看來雖似個盧公實錄其實四變原非盧公一人即李栖筠所辟崔造在內亦非獨取盧公一人其當時天下大夫士更未必盡知其事而常與盧公一人也自首至尾總是空中樓閣妙在步步作懸度不定之詞無一字指實便不傷于支離附會此乃無題目文字只得如此措筆若今人為之不知費却多少湊泊耳

###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

敬原籍

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

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

拘而加以嚴刑使自誣也

法曹曰我官司也不可以為是廷爭

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指崔張韓三人先人之

友無在者

別無

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

汝其往請銘焉

以平日必有聞于起居君者

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銘乞愈謂立

曰子來宜也行不可

一二舉

若可舉仍是一偏之行亦不足貴

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

接不得詳也

欲全舉又不能先推開上文事業兩字

其大者莫若眾所與觀所與眾寡茲可

以審其德矣

選在德上立論

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變臯者

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

收上文謂之變二段

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

樂從事于俗得所從不擇外內

幕職京職

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于義乎收上文得

人得其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已上皆就眾所與處審其德亦作懸

從二段銘如是

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

今屬東昌府

父同舒州望江令舒州今安慶府望江

屬池州○敘盧君祖父名爵

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

今兗州府鄆城縣

父進成鄆州洛交令

今屬延安府○敘李氏祖父名爵因合葬不得不併敘

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

敘子女

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

敘葬地

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敘葬日○

報而遽死重  
言以深惜之

林西仲曰。盧處士畢生未受官職。即在家亦無卓卓可紀者。從何處成得一篇文字。公即因他少而孤。追敘乃翁所以早死來歷。點綴在前。便見有許多出色及敘其能自立。不出仕處。歸之于不忍離母。不忍棄弟妹。絕不提出孝友二字。而孝友之德。躍躍見于言外。其銘詞把富貴名壽世人往往有幸而得者。與其材其人。比論一番。因用一逢字。一迎字。而歸之于命。見得世人為利為名。逢迎萬狀。亦是命該如此。而處士獨以侍母育弟妹終其身。命雖不幸。其自立有不可及者。此意亦當于言外求之。凡作文字。必寫出一句。纔成得一句者。便是不會作。讀古人文字。必見得一句。纔曉得一句者。便是不會讀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敘祖父名爵侍郎命君後兄



之以死恐官守有虧河南怒命卒梓之持其髮使不得奮爭法曹爭尤強少屈并收

法曹拘其身使不得再爭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知事已結即使再爭亦無益故法曹出徑歸

臥家棄職而去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嘔血死抱不平之恨而死東都人至今猶

道之已上敘其父早卒來歷因其無行狀可據故以得之眾口為詞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伏下不讀

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有進仕之具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

歲愛而且敬身必相依故不能應舉京師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

進仕也貧而且勞義不可棄又不遑自致功名已上行實已畢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

疾卒敘早死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伏下弟為舉葬

于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于龍門山先人兆喪事稱家

之有無故葬之甚薄僅有車一乘之費愈于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

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材指其自立言何數何可勝數也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

兮人謂人品指待母育弟妹言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以不能食

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

此奇士無可奈何處○再任官爵

今天子修太學官

憲宗二年有

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

此公卿亦從棄奇與人為同處着眼○官爵止此

元和四年

年卅七

卅四十年也

二月十四日疾暴卒

敘卒月日

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

京兆韋氏

敘妻室

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

無子

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名

兩世皆無後然皆見推于時

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

已已弟之子小名也命以為嗣

其年閏

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

都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柩王夫人塋

敘葬銘曰

官不遂歸譏於時

時不能用此其可譏者

身不得年又將尤誰

非人所為

世再絕而

紹祭以不廢

身後僅賴有此不得於人又不得於天此理之不可推者也

林西仲曰薛君才品殊絕又不屑于見長求用是其氣高務奇不同俗

處如詩之工也未嘗廣布之於書而自傳於人口如射之工也亦未嘗

預陳之於帥而偶展於大會若守此意而不變即佐河陽軍亦不能任

事况東都助教乎但以眼空一世之人令舍素性而曲就散員鬱鬱於

據伯父繼為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敬嗣父名爵君少氣高二字是全為

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亦氣高所為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

應舉時不但無千求意且不放先輩在眼中耳是其氣高之實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

相傳以熟奇文不求人知而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初任軍帥武

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偏遇着這等傳一幕以為笑武人幕中蠢漢却

不為變已不喜玩下文加一益字使知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

數十尺令曰中句醕錦與金若干大立賞格武人此一軍盡射莫能中

以標的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指要賣弄伎倆矣揖其帥曰請

以為公歡求賞計遂適射所射一座皆起隨之射欲相傳以為笑也三發

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既命中又所中必洞不但為文有氣力射亦有中

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解事快絕帥益不喜止有一副伎倆被人

即自免去人意中此則出人意外矣奇士之不可測如此筆筆寫絕後佐

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奇與人為同矣玩下文又加一益字便知

疾歟已也。○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李公求薦，即誣奏君前在

軍有某事。○恐君在天子左右，發已之惡以阻之。上曰：吾知之矣。○處不即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

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不欲行從史之誣，上使

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暫貶之後，欲用為尚書司馬。明年，元和

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敘卒年月日，

是疑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惜其不及在君卒之九十六

日，詔縛從史送闕下。○使吐突承璀數以違命流於日南。○唐史貶驩州司馬，

去遂敗句。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敘贈

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敘葬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應上折從史於會，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應上棄職引疾

平品行。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原是奉軍帥

死。○貞元二十年，李長榮薨。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

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為。○皆從史請君之言。○有惟

韓文起

中其何能久所以暴卒銘語惜而哀之其意無窮細玩便得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敏姓氏諱字先提出官爵以其平生賢行始終於

昭義軍佐也從史為不法如首建伐王承宗之謀陰與承宗通是也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

之使知不法之可媿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

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行於下之令開於上之章為坐則與從史說古今

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欲防其不法之

漸從史常聳聽喘汗已上伏下聽用其言得不貶句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

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欲屈之以眾論之同從史雖羞退益甚如擅出兵屯那洛皆是

伏下不聽信惡益著句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

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示其疾當是時天下以為賢開手未

先稱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開手不言姓孔氏

論所稱故○會宰相李公甫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以疾辭恐



其不法而能力爭及屢爭不改而能引疾辭去可謂得進退之義所以天下皆以為賢謂宜在天子左右者以其立朝必能面折廷諍不至陷君於過惡可以立致太平也從史初聽其去而不加害量彼一解職臥病之夫不足重輕姑度外置之耳忽讀詔書知為李相國奏起因私念平日種種不法孔君既用勢必上聞不得不思所以奪其官迨誣奏三上天子重違大臣之意雖加輕貶猶有將用之言又不得不思所以戕其命若謂將浴湯泉縣食遂卒非從史私人所為其誰信之故末段稱其勇於義不顧前後謂其本不以窮通生死為意即可以定從史之罪案曰南之竄有餘辜矣然猶恐人以失身昭義為孔君訾也因追敘其佐軍之始奉有朝命而來用其言則主帥安棄其身則主帥敗是孔君畢生只知奉公為國所以謂之賢佐也作者之意微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

起法大奇

白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

誣奏君不得已留一歲原欲行其所言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冀以私恩結君

聽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總敘從史始末亦所以總

敘君之始末以所關於從史甚大故謂之賢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

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

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敘家世及

別葬廣武原之故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

廷敘同母兄弟以其顯名當世也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

銘曰

允義孔君允信也似誄似謚確是不可易語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其行事誌已說盡只宜戒

人勿毀傷其墓而已

林西仲曰唐稱潞州為昭義即今潞安府肅宗上元二年置澤潞節度

使增領沁州德宗建中元年徙治潞州始謂之昭義軍貞元後藩臣缺

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盧從史乃督將既得志漸驕恣孔君佐之於

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吏有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

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不到底志明年二月日葬河南

偃師事之始終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

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微妻是為銘

林西仲曰志不就三字是一篇眼目蓋惟有氣有吏才所以得成其為志也至於不能就時無可奈何惟有死後求其不至沈泯而已篇首敘請銘處分外生動已見張君之志不同流俗而銘中步步寫其有氣有吏才正步步寫其志之不可悲之甚者也若銘詞所以用誌體者以墓碣豎在道左與納壙之左誌右銘不同原無定格人以為無甚生色余以為惟如此直書方不是諛墓而淡中有味甚耐咀嚼也

###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屬兗州府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總敘世系入國朝有

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司衛即衛尉龍朔二年改名領武庫武器守官三署少卿其丞也

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

府與公同在董晉幕府時向有交情

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

凡所言必傳世行後

其言足重○兩述張平日之言以起下文

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

盜辱於

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

述抱嬰兒而來

慤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

俾子孫得為名人之後所庇多矣

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已上致其請銘之辭

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

在貶所

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

有氣者之言

吾才

豈不如今人

有吏才者之言

而至於死於是邪

恐志不就

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

言是汝以不朽之名與我也○又引張平日所託之言而平生大志已於所言中見之把請銘語竟敘了半篇

作法大奇愈既哭弔辭

以平曰交情哀之又辭不受

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

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

世名其族

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

才

平生領生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

有才氣初舉進士再不第

志不就

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

志不就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

吏有進攝河東令又有名

吏有遂署河東

所以竟以其職死已上敘畢君篤行能官之實事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

問有無家計為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賴人娶

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鉦鉢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

其季二人未嫁子女皆無能成立者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屬河南府葬事皆人

代任故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原不待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

而緩者身後人先不求必為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不得人主屋謹廉

而神不福其謙未嘗求之于朝故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天與人

可知如此但求其死後得全葬地免于侵掘誠無可奈何之詞悲之極也

林西仲曰以抗賊死節之廣平其子終身不能邀錄忠之殊典蓋因其

少為賞口于賊中及贖回長安又養于他姓在朝廷謂其宗既覆必不

知尚有後也但王屋既能出身明經歷尉三邑見知于徐州河南二公

攝令司庫卒未聞以其先人之節及其任事之能上奏天子以致竟死



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

即給事黃門侍郎開元元年改門下省

是為景公

是其謚○皆士大夫之顯者

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

以節贈戶

部尚書

歸重在此○分敘曾祖祖父一氣而下不待另提是其變格

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與

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

人無實應二年河北平宗人

宏以家財贖出之

後求而得之求增不得

所以能併贈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

至御史中丞

兼官乃加銜未實授因未知是廣平之後垌既至長安宏養

于家

以其年

教讀書明經第

出身猶

宏死垌益壯始自別為畢氏

此時人

廣平歷尉臨渙安邑王屋

官職

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

年壽止此○已上敘畢君歷

初罷臨渙

初任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

節死

先世

聞君篤行能官

臨渙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

及尉王屋

屬懷

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

杜

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

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

其數須謹廉吏謹則不妄費今畢侯來吾濟

矣

曾與共事知繼數尹諸署于府者無不變

見利自而畢侯固如初

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任而母夫人食其祿已上總敘五任簡而能

最之優所以見母夫人教育之良而以固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

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不撓丁權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

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不撓於權改度支

郎中使侍郎介勢也出左傳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

句不受責之而不聽受也中官行徑○不撓于權貴者三此獨加不受兩

篇着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立元和元年高崇文平蜀尚書省以崇文幕

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欲困之以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即

其日事已甚易疏奏侍郎外稱其能公論竟坐前敢抗已私怨更甚○加

番使蜀出于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景即以其能遂刺衢州欲

之處至一月遷蘇州又陰調之欲陷李錡前反當反權將之戍諸州者

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權將未受朝命之攝將也鎮海節度使李錡選腹

千同察刺公至十二日錡反元和二年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為姚志賊

史動靜

無以為家子女皆無成立天乎人乎則求官退緩身後人先不能無感  
慨係之矣篇中歸重在廣平死節而以王屋謹廉伴說于後故用傳體  
直敘世系亦不以王屋名某字某作起手語看來自首至尾敘事感慨  
無不練成一片千頭萬緒中不知省却多少筆墨此與諸篇誌銘又別  
成一格遇方成圭遇圓成璧惟公能之未易與俗眼道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  
南伊闕鳴臯山下

直敘年壽葬處起手

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

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

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

乞銘之詞

愈曰公行應銘法

子又禮

葬

宜遣使

敢不諾而銘諸

允請作銘

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

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

初任

又尉陝之芮城

再任

李丞相泌觀察陝號以林署運使從事

任三以課遷尉京兆鄠

四任

考滿以書

用有大名向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

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敏子自簡州而下皆葬鳴

臯山下補敘葬處是銘曰

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言既死而葬得容身于抔土中任他偷天手段至此亦無可逞

其毒權奸包藏禍心總無益也○用恨語冷語作銘從來無此奇筆

林西仲曰李少尹初仕即見知于鄴侯且丰骨稜稜不撓權貴其才可

大用何疑無奈其為度支郎時與中使侍郎責善遂致其百端排陷使

宗文刺衢州奔走于紛爭饑饉之區甚至蘇州先用杜兼辭以李錡必

反此舉朝所共聞者忽調而納之于死地小人欲甘心于君子何所不

至其械致于錡因錡敗而得免乃天幸耳三年報政復抑之于外斷不

使其一日立朝設施建白雖忠節治行藉以顯著其危苦亦甚矣銘詞

絕無一字致贊但謂死葬之後不能再加戕害所以明小人肆毒不殺

不休深疾而冷刺之也通篇以中使侍郎坐其抗已句作眼其行文練

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屈于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其程

千船舷及境京口及錡適敗縛兵馬司張子良與牙將裴行立合謀公脫械而生致

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其義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

以賜君旌其忠○已上歷敘內用兩次外用三次奉使一次皆不撓于權貴至十分艱危中尤能自立頭緒紛雜以中使侍即作前後針線條

少筆力無遺多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亦中使侍即陰擠呂氏

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僊王屋山去數月復出問詣公世本

家子見道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以扶正教

黜屬令二人以賊以除貪污滅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

下輸皆緩一月以寬追徵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自盡而不求名

其實如為河南請緩徵而事竟及于天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

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敘三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前

教育于外氏不得敘其母族且及其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

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紘祖曰餗皆有因以配祔葬又不得敘其先世亦

大臣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果可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

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

事立謝客是其有名節處可見自稱為天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

曹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懷奇得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

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柳垢爬痒民獲蘇醒懷奇又得居歲餘

如有所不樂此乃胸中不可一旦載妻子入閬鄉南山不顧州潼關屬陝

是買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

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料必不能大用以盡明年當是元九月疾病與醫

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敘

葬地曾祖爽洪州武陵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高蘇州崑山丞敘世次

世無甚顯達者故敘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

莫能用吾言亦懷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亦負氣初處士將嫁

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擇婿不願其似



字造句古雅絕倫大約從行狀中芟煩就簡自作機軸故段落篇法無不天然入妙尤敘事之所難者粗心人讀之且不能分其句讀况探其神理乎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四字一綱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所以

者有道路可指取欲別行一路有名節可以戾契戾契不平正貌即大德不踰小德可以出入之意

意有連下句致字讀使不致困于無資地不能自出如此舉動自然不能

成文理○所以懷奇者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出于萬不得已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

自奮而有成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氣致困上初即位憲以四科募

天下士欲得奇才而用之類君笑曰此非吾時耶以為有道路可指取矣即提所作書

緣道歌吟趨直言試好讀書似朱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又以懷奇致困久

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路以為有道乃踏門告曰踏音臺雜介

而自通考異作踏坊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自署脚色似東方朔自薦可為天子

本作踏恐字之誤

此也擇婦先擇翁以為惟此翁可人意則茫茫宇宙間欲別求第二人必不可得矣壻入南山翁投江水諸公貴人之側皆一班熟軟媚耳目物件方納入鑿無所容身冰清玉潤又得一樂廣衛玠真奇緣也給媒得婦雖于名節有所戾契然不羈游戲所以成其為天下奇男子不然一法度士而已篇中敘事錯落可喜而銘詞復峭拔古奧誠昌黎得意妙文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

計至也○下文許多處置皆因其無子先提出省力愈走位哭禮記朋友哭諸寢門之外且召張藉會哭為下文伏

脉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聘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禮以

為主皆因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餘慶興元尹鄭公名與孟定交事

公識孟故哭事畢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為下文葬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

吾友也夫以可哀者多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興元尹所使

之非猶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擇翁獨喜

其似已竟以齒齧致窮為是真個硬漢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候翁女幸嫁

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証媒圖婚是其有名節可以庚契處諾許白翁翁曰誠官

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

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恥幸而聽我行其謀既吐實矣則謝媒之百金亦成画餅

乃仍為之効力可稱奇媒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個翁果大人究竟擇以女

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健其季始

十歲敘妻銘曰

鼎也不可以挂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總言才大祗繫

其逢不繫巧愚遭逢命也與才無涉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銜馬勒也祛袖口也乘馬

所需乃不鑽石埋辭以列幽墟下以誌不忘而已

林西仲曰懷奇負氣四字是王君一生本領逐段以此作線蓋惟懷奇

負氣所以不用于世即用亦不能盡其用卒致長往不顧鬱鬱病殞者

內以長官而行朋友之禮敬之至也。已上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

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應篇首鄭次干闕鄉

暴疾卒年六十四年。敏卒買棺以斂以二人舁歸始死不能鄧郢皆在江南

無一從喪可哀。二季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葬

處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附益也。已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于古

有光文行皆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亦有此例則已仕者尤可行也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揭德為貞皆曰然遂用之

徵貞曜二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

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浙東路遠喪葬皆不得與帶敘在此冀銘

曰彼實其言亦所以經紀孟氏非閒筆也

於戲貞曜維執不倚倚倚同維出不訾不可訾量維卒不施終不見以昌

其詩惟昌大其詩以存于世而已昌者有日新月盛之義東野一生

林西仲曰東野生平文行俱當在古人中求之故張籍定謚有揭德振

銘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言非公別無敢作是乃序而銘之

銘之由敘作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

二季艷郢而卒一氣敘出父母名氏官爵及兩弟之名純用省筆且下文兩奉母命及艷郢皆在江南句俱有來歷人都不覺先生

生生六七年端序則句見長而愈騫見自幼知正長幼之序持身之法迨識損也舊解則見二字作一句不成文理一涵而揉之揉手捩之使成器謂本作有法二字恐係後人更易均不敢從

也內外完好立身無闕色夷氣清和而可畏而親清則可畏夷則可親及

其為詩劇目鉢心劇割鉢針也刃迎縷解批導極其工鉤章棘句指擢胃腎語

極其奇而思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又若不經意而得之故甚易而且多唯其大翫于詞而與世

抹綴押視其所為詩而不自惜塗抹揮散任人取去人皆劫我獨有餘人及汲于取奪且不能

有以後時開先生者以當存為傳後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推

出也既棄無復取之理已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

士試既得即去養之母老歸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不暇去

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

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

事遠不大傳本無可傳以事遠二字推開一瑄相位宗肅宗處艱難中與

道進退葬贈太尉流聲于茲瑄有高志而無實才止言其出處之正不但語有分寸且與下文非附黨而進不行賂而

相映二意妙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已上敘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

不離典訓之內目撫耳染不學以能其出身分門庇回護一筆妙始為鳳

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

同州澄城丞屬西益自飾理同官憚伏有服人之能皆衛晏使嶺南黜陟

屬廣東嶺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有知人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

湖南表公為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有任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

荆州公一隨遷佐胄累功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以

使之職為賓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激

絕果有決斷辨有分析微即徵本字玉篇云行也言所貞元末十九王叔

文用事材公之為以公所為有才舉以為容州經畧使容州今廣西梧州府容縣貞觀

二年達州皆別置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蠻



華于古有光之說其客死無子貧又不能舉葬在公尤為關情走位之哭事事俱依古禮而行原不敢以時人相待隨于徵銘時作不忍銘一語便已淒絕但虧他拉拉雜雜說來純用省筆揆其所以能用省筆之故只在上伏下應天然位置針針縫接一絲不亂較之他篇另是一格若文之佳惟中間敘為詩一段是公本色前後古質處直逼周秦此等文字當在筆墨外尋其氣味愈讀愈見其高任他如何妙手總不能彷彿其萬一也茅鹿門謂公與東野生平厚交志銘亦不妄許一字不知東野仕路中並未著有功蹟即為溧陽尉亦日向投金瀨平陵城以賦詩為事不理邑政溧陽令言之刺史使人代攝而分其半俸卒以此去尉則作誌銘時如何可以扭捏得來但極贊其為詩與持身孝養處便覺于古有光後人無匹已足以不朽矣豈靳其揄揚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也仍重融相天后

元和七年也時中貴吐突承璀方有寵握重權而羣閣尤增氣燄持詔至容其邀重賂何必復道房公初示以吏部官告欲杜其無已之求繼啗以南口十五陰持其違公之短計彼回旨雖欲加害亦當知顧畏而不敢發也豈料慾谿未滿終不能平以致互訐紛紜或左遷或杖死此時羣閣切齒安得不從中構煽追論為王叔文私人以洩其毒虔州之貶竟與當日附黨者同一處分矣碣銘之作既不便明言受貶之非辜又不便歸咎中官之始禍只逐段寫其有治才成績而以王叔文之舉為材起見先提一筆則不由于附黨可知以不立資遣為義起見先提一筆則無力于行賂可知雖死貶所仍不失乃祖以道進退家風可無怨悔銘詞內所謂非公之怨者此也大抵不肯順隨之人必不肯依權門為進取此其可以理斷者銘詞內所謂銘以著之者此也含蓄之極又發明之盡若他手為之不知露出多少形迹矣

南海守條死要誓死不相漁劫無侵盜之患稅節賦時無拖欠之習公私有餘

○官民皆賴之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節而能施不自留

續併伏下不能行賂之故在容九年遷領桂州今廣西桂林府封清河郡公食邑

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也應待失禮客主違言計徵貳太僕未至貶虔

州長史而坐使者方遷桂州州邸恐其邀重賂出而示之止獻南口十

五南口南方人口先奉有禁者也建章以賂得官告歸奏降太僕丞至中

途公自陳建章受南口十五上怒杖一百處死併黜房公○敘事渾得妙

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已上敘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

請銘不書卒葬年月及妻子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家學條葉被澤流風餘韻猶可况公其孫得傳公初

為吏亦以門庇不由佐使于南乃始已致自立功名不藉祖父既辦萬年

命屏容服經畧功緒卓殊氓僚循業皆安維不順隨與中官失署亡資坐

而官職與封容州非公之愆在公原不恨銘以著之其不肯行重賂順隨中使之

林西仲曰房公坐貶無年月可稽以王叔文用事時數至在容九年則

韓文起卷之十二

男 沅芷之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全校

姪孫秉柱常礎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明姓韋氏六世祖孝寬

杜陵人

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屬湖

陽府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敘世公

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以能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

峽州即夷陵州與遠安縣今俱屬荊州府

以讓其庶兄

以出身不足見長且知庶兄不能自圖進取故也○科目與官

可以讓人奇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五經為明經之首選學益進而

書再應舉更奇歷校書郎

初受職

咸陽尉佐邠寧軍

皆屬西安府○再遷

自監察御史為殿中

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

三

益有名

有名二字是韋公一生受用亦遷起居

郎四還吳少誠襲許州

貞元十五年圖

拜河陽行軍司馬

時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皆與戰

韓文起卷之十一

終

蜀事

上欲討關而重子

劉闢去梓州

神策行營節度高崇文聞李康被執趣梓州闢將邢泚追去

因以

梓州讓高崇文

章言崇文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上從之

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

使

晉州今平陽府慈州今吉州與隰州俱屬平陽

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遂將行

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

張開大也養民以生財足用則

所職張矣此句是全篇眼目

不如屬之河東便

河東向有節度使本可兼理○因觀察晉慈隰三州未有治功故以此語為下

文洪州

上以為忠

自便故

一歲

元和二年

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

遷九以

晉慈隰屬河東

言其

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

節安

罷入州無

事之食者

社兄耗

以聚其財

留為興事之資

始教人為瓦屋

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

因謂此久用茅竹常被火災故取材於蓄之廣則用之不竭價之平則

得之無難

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

聖其

逃未復者官與為之

能待一時不歸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

之助其資而

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

重屋即在瓦屋之內大約瓦屋三間有重

屋一

民無火憂

得瓦屋之利

暑濕則乘其高

得重屋之利

別命置南北市營

商歸市軍歸營



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

五遷。○少誠死于元

新羅國君死。

新羅居漢樂浪。在長

人國。西國君敬信死。立其嫡孫俊邕。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使

之。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欲其受財。

為費。以公將行。曰。吾天子吏。其奉公。乃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

官。以受錢邪。無行私之理。即具疏。所以自言不意。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

奉使實未終其事。留此數語。為室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俊邕死。子

下丈洪州所告不法之誣伏案。還。句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六始城容州。周十三里。

侯別差持冊。還。句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六始城容州。周十三里。

命再往也。還。句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六始城容州。周十三里。

民賴以置屯田二十四所。兵賴以化大行。民安兵強。自詔加大中大夫。上

為衛效經畧容州之小試。而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

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七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指韋執誼王。等。蹇然有

直名。遂號為才臣。已上敘為諫議之能。張其職。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

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永貞元年。西川節度劉闢反。韋議當討。即以為東

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守方盡力。不可易將。時李康為。徵還入議

官留江西待辦

此一詔必有從中力主之者

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

此一死必有大不得已者使

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

按誣告律

公能益明

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

敘年壽卒日

公好施與家無剩財惠而致貧

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

為前導

與賓客處如布衣時

自持卑一不易

貴而能謙○已上補敘平日之為人見其不為不法之事且無開罪于人之處

娶清河崔氏故交

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

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

男若干人女若干人

庶出者亦在內○敘妻子

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敘葬

處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

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

敘乞銘

銘曰

武陽受業

韋封武陽郡公

始於太師

魯公所傳

以官讓兄自待不疑

知必能再取科第

勤于紫

閣取益以卑

事從父熊

可謂有源卒用無疵

學既優自然為才臣始終無過差

慊慊為人

慊當作謙

○持卑不易矯矯為官

欲張職為國家費

爰及江西功德具完

去害興利州無遺便

名聲之下

不使雜處于瓦屋重屋之內又分別其為南為北如此諸軍歲旱種不入土指屯田募人就功厚與之

直而給其食計其浸灌之勞而酬之業成人不病饑軍民又便為長衢南北夾兩營

東西七里又于所置營屋分而為兩南北相向人去漂汚氣益蘇漂散也

其蒸濕之害與上文不病復作南昌縣徙廐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

不連死馬得除其瘴疫之害自上文教人為瓦屋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

里為計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利為田公去位之明年元和六年江水平堤老幼泣

而思曰因公已卒故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江與海接故云灌陂塘五

百九十八澤障曰陂鑿得田萬二千頃無水棄地皆可耕種所謂為國家

身後始見然不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

大如是其細可畧也補此數語纔不是單為洪州一郡包括了多少事情

職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又省了多少閒話妙已上細敘觀察江西之能張

千條朝廷方勇於治國法固不行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

受垢受誣尤不可不白公之賢公之忠上既知之有素此番一卒詔罷

不聞加贈其官絕不聞給賜其葬則罷官待辯之詔不為無因而未辯得疾先薨亦非無故舉可知矣此意不便明敘只得為憲宗回護數語却於銘詞中點出無疵二字又謂名聲之下難于獨處辯而益明仇者所歎以見江西並無不法之事只為盛名取忌所致及公道在人名不終掩而忌者猶有餘恨未消不無已甚也若指卒而言又若不指卒而言吞吐隱現間可謂良工心獨苦矣嗚呼任事之難君恩之不可恃如此何可勝歎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佐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

是方質有氣所自出

皇考諱郇以

儒學進官至侍御史

唐制國學中專誦習教授者謂之儒學○是長於文詞所自出已上敘祖父名位德業

君方質

有氣

方則不肯圖轉質則不肯飾偽有氣則綱形貌魁碩其狀長於文詞其

過人○唐制擇人之法在體貌豐偉文理優長故云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出身自京兆武

獨處為難

治功聞天下必有忌者

辯而益明仇者所歎

卒既坐誣忌者不能售其毒付之一歎而已

碑於

墓前維昭美故

可示世人

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或可示後人言以此文或立碑或納壙無所不可正見其直而不華無諛詞也

不華無諛詞也

林西仲曰韋公一生事事俱要出人頭地即初出身時由於再取科第斯已奇矣且奉職勇於自任凡在內在外議論措施皆井井有條理合於機宜以故聲名日盛其所謂才能臣乃其定評所謂張職為國家費乃其素志也仕途中歷任者九加銜者四受職而未至仕者五然其治功總無過於江西之去害興利大有益于軍民至歿後四十年而八州老幼猶思之不衰宣宗命杜牧為撰功德碑且錄其子宙為監察御史其治狀必大有過人者篇中步步分敘却步步埋伏至寫江西一大段則條分縷析備極周詳輕重莫不有法但名存謗歸理所必至君聞萬里以逋誅之小卒片紙飛誣乃能上達至尊使平日稱其為賢信其為忠之大臣貽羞三褫簿責法庭迨是非既白之後絕不聞復還其爵絕

此暫時準折而徵之非常額也。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

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呼譟為賀欲以成其為養賀者喜刺

史不被罪也。此刺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一定數目

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倍則為害於民大矣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

官害民貪愛也自知必棄官但不肯棄法留噤不肯從留而不宣竟以代罷使人代徵而罷

其官。此刺澧州以方質獲罪者。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罷劇增多也既

消猶遣多吏搜其他惡欲陷之法。改河南令無可加罪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是

日曾以氣相加君年且老近六當日拜走仰望階下一定不得已就官

者恰遇着悶殺君年且老近六當日拜走仰望階下一定不得已就官

無可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有氣人如何受得公卿欲其一至京師

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文多少筆力恨曰義不可再辱成語妙又奚為於

京師間亦無益竟閉門死年六十到底成固有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

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葬洛其兄將作少監昔將作監掌

之政設監一人少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

監二人昔其名也



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

臨武以方二年逢恩順宗初立俱徙椽江陵為裴均從事半歲豈管奏君為判官

改殿中侍御史不行邕州管今廣西地以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

平面視與共食公堂抑首促促縮小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闌猶安參

也用漢成紀闕入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嚴亦事以辨治以諸椽皆奉公

故此方質有氣之效也說出人敬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與鳳

畏為末段拜走仰望受辱作反映語度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宅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

歸說出不樂去京師為末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

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棘棘有芒刺之意守法二字是其方質處民俗相朋黨不訴殺

牛牛以大耗有妨於耕種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

節脫放期為福祥有惑於邪說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禁其捕而督其使

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之往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

化大喜欲以成度支符州符猶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唐制租賦米調賦縣屯糶項也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

敘父爵

太傅初姓張氏

原名張忠志史朝義

將肅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

寶應元年

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

姓李氏

敘受姓來歷

太傅薨

德宗建中二年

公兄弟讓嗣

寶臣以其子惟岳為留後

四護妙

公竟棄其

家自歸京師

三年惟岳反遣惟簡賈密表入朝

及兄死家覆

是年惟岳為其將王武俊殺

所有司設防守

以叛屬連坐囚之

德宗如奉天

四年守卒出公又回護妙

公即

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

歸恆州也

有不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

遇七鬪乃至

不以冠多有功又立

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

初次

從幸梁

州

元興元年

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

取道子有

得見德宗於盤屋西

不以路迷

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

既忘身而保駕勢不能復有所顧

實為通篇關紐伏下

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

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

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

已上歷敘遷官總未嘗離宿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

又改戶部

南方者也。前應最爲知君。當得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有其才而無其位。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亦不當遽沒。惟其頑頑以

壯厥聲。下飛曰頑。惟屢居下位。著績以增重其名而已。

林西仲曰：方質有氣四字，是張君一生大得力，亦是張君一生大受病。

蓋士生三代之後，以此獨善其身，不降不辱，未始非第一流人品。但一入仕途，未必人人如我在權倖，必忌而逐之；在僚屬，必憚而疏之；在內之上位，必憎而出之；在外之上位，必仇而罷之。甚至吹求掇拾，無所不至，究竟不免降志辱身，費恨而歿。雖有致君澤民大作用，悉付之塵飯土羹，理所必至也。是篇把張君事蹟畧點在虔州一段，其餘自始至終，總寫其方枘入鑿，連遭坎坷之況，見得世風污下，小人道長，即此不容於流俗處，便是疾風勁草，人不能及。公祭文中自言納石壙中，外著後世亦知此文必傳，洵用意之作也。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宿衛四十餘年。自建中四年至元和六年。僅二十九。四十二字。恐有誤。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

得死輦下。應上以死從衛句。○有此數語。天子加慰遣焉。○以任用有成。致則前後成得一片。此篇法之妙。

禮受優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計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

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敘年壽弔。夫人

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敘妻公有四

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

參軍。皆愿敏好善。敘子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補敘元立所葬得日。嗣子元

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于韓氏曰。先人常有託于夫子也。言請銘出。于父之意。愈曰。

太傅功在史氏記。不待再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

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之。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此不可不表揚者。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其身猶處于可興之勢。僕射童羈。年僅十八。孰與之朋。本無所藉。遭國之

難。以節自發。冒死從幸。致其勤艱。以復考烈。使先人功業不隳。孝由忠立。爵名隨之。國思

亦酬加無已。銘此位石。維昧之詒。昧于忠孝者見此亦當知所法乎。時方討李師道如此立言大有關係妙。

韓文起

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興平人地興平縣屬西平府吏憚

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

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于是天

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頻三句以起下文所以外用之

勢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兼治人將兵之責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規小公以為國

家子與狄當用長算邊將宜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

規小利起事盜恩盜恩竊功軍賞也禁不得妄入其地謹教益市耕牛

鑄鑄釵鉏皆去草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下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

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陸路由郿縣達漢中船循渭而下水路由寶雞達

昌首尾相繼不絕財穀蓄矣吏農之力亦完矣若有上旨無不可十三年

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分寧節度使尚書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

殿燕每人殿分張百戲盡其公卿侍臣咸與敬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

為福其用意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尤非文士所能及者。讀者當細心參考。不然則情然置之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

不著姓者以王孫無不知其姓也

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

即馬燧不書諱者以主之

尊無不知其名也

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暘之子

敘祖父為全文發端

生四歲以門功拜太

子舍人

官以門功而拜無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

職以積年而遷無可紀其

任事之功

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記上墓已畢

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

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

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

受其祖之恩

其季遇我特厚少

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叨其父之情

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

雪可念殿中君也

識其人之貌叙其三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

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

世與已皆有相關之誼

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

能守其業者也

是業豈容易守得見而因論其品

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



林西仲曰。李惟簡之兄拒命殞身。不足道矣。即其父與田承嗣。薛嵩。李懷仙。收安史餘黨。擁兵完城。不用朝廷法令。既奉賜姓。又請復姓。意欲何為乎。惟簡為京師累囚。若非冒險從幸。受官王朝。則家覆之後。永不復振。是孝由忠立四字。乃其定評也。但惟簡實為叛屬。即在宿衛最久。亦無奇功異能。可以自見。故開手以讓嗣歸京二句。代為出脫。隨以七鬪失道二段。代為點綴。不特明其未曾從逆。且驗其急于從王。稱之為忠。非溢美矣。按讓嗣一節。不見于史。疑惟簡嫡出。當嗣屈于年幼。故篇首屢提韓國夫人。末復敘其子元立。以弟得嗣之故。此用倒映法也。累遷官職。總不離京師宿衛。及為金吾執法。因得節度鳳翔。故另挿治人將兵。無所不宜二語。此用暗渡法也。始述其以死從衛之言。引起末述其願死輦下之言。收束在朝事蹟。止步步虛敘。在外功業。必件件實寫。首尾相應。虛實相生。有一法不備者乎。至銘詞云。維昧之詒。是明明欲使河朔諸鎮。不明道理者。咸知以忠為法。以不忠為戒。無不可以轉禍。

歷也附註於此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首舉最顯者曾伯祖爽為唐

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伯好個曾皇考諱鎮以事母棄

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

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乃好個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

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謂柳氏有子矣已

得名聲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偶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

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

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此段全為子厚出脫處子厚以重名為諸公要人所爭致是王叔文輩欲倚子厚以

為重子厚不能自脫非往彼求附也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

員外郎即用力者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生貶者非

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字刺史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得邵州以未至故不著州名

其家兒也

是家之兒。豈容易稱得見。而因論其貌。叙其三世。人後四五

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

哭其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

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

哭其二世。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哭其

法以前段平叙故化板為活

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

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

自悲不能長留在世。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久不死而觀人之輒死。徒增悲耳。欲此何益。

林西仲曰墓有左誌右銘或求一人獨作或求兩人分作此則分作其

誌者也殿中君本以門功授官歷俸而轉無錚錚可紀者故篇中不填

一句行實但北平王有大功於國與李晟渾瑊齊名後人實難為繼孩

提之時稱其家兒則後此能守其業可知此即其行實也總以其祖北

平王為主其以交情感慨成文蓋緣當厄之惠刻不能忘故不禁纏綿

悲惻遂別成一奇格厥後廬陵作誌銘多以為藍本遂成正調矣篇中

故人稚弟句言兄會為起居舍人時與北平王有舊所以得求自通來

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中丞裴度為出錫請此段單言其篤于友誼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

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誹誚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

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

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藥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

矣

衡湘以南進士固親炙子厚者若此輩雖不知師子厚聞風亦宜知愧承前段言子厚事可師不特感慨世人也

子厚前時少

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

二句是子厚實錄必不可諱處顧藉謂功業可立就

此句是子厚本心即可出

脫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

世用道不行於時也

深惜

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

時亦自不斤斤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

就跌上意然子厚斥不

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

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

者

深幸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

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永州不及其政績止言其為文章伏末段必傳於後之脉益自刻苦四字與末段自

力二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俱為下段

請播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永州不言政績故著此一語以為叙

伏脉革也切勿以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虛叙句其俗以男女質錢約

聞語讀過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

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

者且千人之實舉其政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

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州政績止此○子厚一生奇在文章

章益多此處豈可遺却但不便另提又嫌與永州一段無別故借其教人

為文詞趁筆寫于下法他州之後見其事事可法不特文詞而文詞之佳

愈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此另提句史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

當詣播州今為宣慰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

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既不能辭母而行又不可

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子厚之遇有以夢得事白

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等語實非支飾乃以不能預察於幾先而遂不能自明於事後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誠可痛也此其意惟昌黎知之故作墓誌銘首尾將文詞極口嘉贊中段一叙政績一叙友誼而子厚人品卓然可見至其進用廢退處初言其名聲大振則與實錄所云有當時名者相符故忙接一語曰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叔文欲結子厚非子厚求而得之可知也末言其勇於為人不貴重則與實錄所云僥倖欲速進者相符故又忙接一語曰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是子厚之依叔文實欲用其材行其道非為富貴苟就而不意其以奸而敗又可知也雖曰出脫而子之心事子厚之定案皆著筆端非千古第一知己哉若篇首不叙姓氏却于取進士第後點出柳氏有子不叙里居却于歸葬時點出萬年先人墓側而姓氏里居自見其作法皆與他篇不同至中段忽把世俗交情感慨一番又把文章必傳欣幸一番在誌銘尤無此格按史執政召子厚等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想



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二君確是難得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林西仲曰。昌黎與子厚千古知己。其作順宗實錄云。王叔文有寵。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十數人。為死友等語。絕不為子厚諱。人皆謂古人作文。不肯輕易假借。其實僥倖速進。謂急於功名。為枉尺直尋之計耳。當得何罪乎。叔文雖小人。然當順宗初立。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祗政一朝。反之不可謂非叔文之力也。子厚之附叔文。謂不知叔文為小人。則可。若明知之而故附。豈子厚之心哉。故寄許孟容書云。蚤歲與負臯者親善。始奇其能。

州刺史守為郡遷祠部郎中官為二郎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

君應詔守為郡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

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卒日即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

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葬日處所○已上敘君天性和樂和以待人

居家一件事人二與待交遊件三初持一心未嘗變節始終有所緩急上言曲

直就理薄厚上言疎數也凡數密也○就禮上言○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

斬絕之行過偏也○是為和之實別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或過訪者

不擇其人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必盡其

樂而後已絕不計財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懷慨處尤遇

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為無可或竟日不能設食甚至脫客主各自引退

亦不為辭謝不以缺情為解○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

憂歎者無憂色無歎言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于道者邪和樂二意其

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又非莊列放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

轉文起

必有子厚故交在內其落陷阱不救反擠下石等語確有所指玩祭文中  
有凡今之交觀勢厚薄句則知此意究竟此輩勢利反覆雖位極人  
臣死同奔蟻安能如子厚以斥而能傳則下石者未始非曲成之矣故  
不禁感慨而欣幸之總之公與子厚文章聲氣一時無兩所作祭文誌  
銘廟碑三篇皆絕頂出色不可以常格論也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于元魏時有假封襄成公者子孫因稱

以自別

敘世派

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

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

敘祖父母名姓官爵

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

試判為上等授正字

吏部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判為上等即授官出身皆以文進自鄆縣

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

佐府

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

治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

為郎

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

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

佐府

治三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

以兄道佐戰殺無子得封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此父名贊本傳作河南王淮陽

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不與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爰比四世官

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世且伏下力學究行及有家

無家等語之爰為蜀州晉原尉今屬四川生公未晬以卒周歲無家養不能母抱

置之姑氏以去嫁姑憐而食之謂不絕如綫可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

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可以倚

庇恐將來不能齒於人數○便作奮厲語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

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學問之實浸傳之聞諸父聞字當在諸父

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學問之效諸父悲喜悲其

不及見又喜其能顧謂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欲為法弟於是縱學無不觀

學問尤力○已上歷敘其奮以朝邑員外尉選朝邑屬同州今陝西縣員

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為同官正尉同官縣屬曰文如李尉乃可

望此特拔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以尉職

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

又非莊列淡漠絕物可比

又已之間仍不失其為致如此所以足貴○已

上敘生平為人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

蘭陵蕭儻

前妻出

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

後妻出

其餘男二

人女四人

庶皆幼

此二字總承上二十四字

嗣子退思韋氏生也

○以甚長故另點敘妻子畢

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

出身正

佐三府治謫厥績

有功於鄂岳江陵襄陽之幕府

郎官郡守愈著

白

利祿不

洞然渾樸絕瑕謫

和樂無過議

甲子一終反佐宅

六十而卒

林西仲曰不逐段分填事蹟而以出身官爵一總敘在前面然後寫出

他的天性和樂其行徑與人不同但細玩其所謂初持一心未嘗變節

則佐府之忠可知所謂得俸不惜去官繫思則為郎官郡守之廉且惠

可知其實又句句總應也至以莊列之道比照却即叫轉分明是和而

不流樂而不荒大學問立言妙有分寸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邢字某雍王繪之後

繪高祖弟仕隋為江夏總管

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後此更多可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

韓氏壻也故予與為銘敘作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以分封而漸既極復飛至無家而極然剝其自公始奮屬再造

先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必有興者而承之于後將致備物立廟祭三室如

林西仲曰李司馬一生遭際不離苦境無論在官在家種種顛蹶即其

奮厲自立處而進身未曾由科目任職又絕無功能其文其行如何可

以傳世而垂後是篇實為佳壻李漢而作極寫其文行之優由於奮厲

而成故能從無家而再造有家蓋以其艱難費力不比尋常也篇首點

出學問之力出於幼年獨處之言篇末點出潔白之行出於士大夫之

口方不涉于扭捏附會中間以試文上等書判拔萃宰相白其文理及

爭事於華州出私書於河南步步穿揲點綴益見得其文其行十分生

動出色銘詞以孫子之多決其必興作屬望語還他一個本等名位纔

無溢詞然總妙在自始至終許多頭緒却一氣呵成真異樣筆力也



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陸渾屬河南府以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於朝

拜南鄭令縣有上中下品亦不同故以薦而得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以其主有恩於公走

府出其書投之尹前欲使庭中人共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

曰令退以縱奴為恥不遂怨之恨其短掇拾三年無所得欲摘其罪以為

為行之潔白處拜宗正丞其遷去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屬劍南道公喜曰

吾將有為也願有權所以為幸又作奮厲語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

故有舊故得用非出公選改拜陝府左司馬陝州屬河南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

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無事可以加罪不至受掇拾之害又以長慶元年

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教年公內外行完潔白在家在官所行奮

厲再成有家士大夫之復成士大夫談之用士大夫總教生平為行亦夫人

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佐暉有功中宗時與張柬之等乘

張中宗得復位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出于世族七男三女

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廊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漣洸潘皆進士及

也。忌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子我有德。已上

民之。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總敘官。紹述諱宗師。出名。

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先敘其父名爵。祖某官。諱泳。祖爵名。

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總敘三世出身。不敘

處所。乃誌銘也。紹述無所不學。纔點出。所學。于辭于聲大得也。辭字了前案。聲在

衆若無能者。街。自嘗與觀樂。問曰：何如。問當何。如奏。曰：當然已而果然。以聲推

為大得。已上敘學業之。銘曰：精咄然便止。局法更奇。

惟古于詞必已出。不襲。蹈。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文字中。禦。後皆指前公相襲。

明知其非。從漢迄今用一律。不改。沿。寥。寥。久矣。莫覺屬。無有知接。神祖聖伏

道絕塞。神聖既往。伏不再起。而道亦中。既極乃通發。紹述紹述之文。能自

之理。非。文從字順。各識職。隨意所之。而文字無不從順。若各知其意。有欲求

偶然也。之。此其躅。後人為文。當以此為法。

林西仲曰：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寫文字也。讀來却是一氣呵成。文字不

韓文起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

劈頭倒把作銘說入局法大奇

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

者三十卷

以卷計者一

曰樊子者又三十卷

以卷計者二

春秋集傳十五卷

以卷計者三

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

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

以篇計者二

賦十

以篇計者三

詩七百一十九

以篇計者一

計者四○上文得書二字直貫至此作一氣讀

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

先就數目上起下然而出于贊一句起下然而出于

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

皆未經人道易必出入仁義本立言之語尤為不易

正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

蘊藉又深且廣眾理畢該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

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

隨意出之若不可拘而自鳴呼紹述于斯術其

可謂至于斯極者矣

已上敘文辭之佳

生而其家貴富

世官長而不有其藏一錢推

與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

道不私其利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化之

亦忘其家之不足○已上敘持身之廉

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

金部戶部司庫郎官還言告哀貴哀詔往頌也

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

罪其越職建言○上面不指實南方州郡此處不直言其帥姓名恐犯時

官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

業總敘實任官爵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

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敘年壽卒葬年所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孝學問於

江東避亂至此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遲待也重其文欲見其人及公就進

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實生自加其才不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

名高字公頤東光人德宗起盧杞為饒州刺史詔出高執不下天下仰其直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

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不以其文自居是其厚重處已上分

寫篇首舉進士登第一段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李重榮薨公權代領以定其危

德宗令軍士自擇帥時無所屬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

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居不以其行自厚又是其厚

重處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公歷六府五公文武

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望怨也不以其事有異而開罪於長官六

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

可以常格論。蓋因紹述為文，必自已出，故意別創出此一格耳。公平日與紹述最狎，其薦狀亦言具于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備顧問。所以銘詞單表其文，與銘東野單表其詩，皆舉其大者而言之。既舉其大，不得不以文起，以學結。其中練局之變化，亦所謂不待繩削而自合也。篇中將仁義道德等字分點，即薦狀中所云持身甚苦，遇物仁恕之意，尤見人品可尚。讀是篇，方知為文原無定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

周昭

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

四代仍襲爵名。

西河公爵名止此。

同昌諱曾，生皇考諱叔向。

字遺直。

官至左拾遺，漂

水令，贈工部尚書。

已上敘祖父名爵。

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

有集七卷。

及公為

文，亦最長於詩。

中唐之有名者，○有其文。

孝謹厚重。

謹不放恣，厚重不輕薄。四篇之綱，○有其行。

舉進士

登第。

貞元二年進士，○敘出身。

佐六府五公。

除盧從史外，止有五公。

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

總敘佐府。

姓為聖孺旋河犢引比夫子過晉聞殺賢人竇鳴相嬰撥漢納孔軌竇嬰觀

景帝時尚黃老嬰獨好儒術○教姓系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觀津趙邑故城在真定府平陵即西安府興平縣遙遙

厥緒夫子是承先不懷我敬其人我懷其德結穴是作詩孔哀質於幽刻此

言刻而置之幽宅仍質之於公也○教作銘

林西仲曰有文有行的人多以不善居才取忌竇公只是一味小心謙謹不矜不盈與世無爭故能於仕途循資而進無齟齬顛躓之患亦無奇偉事蹟卓卓可紀通篇以孝謹厚重四字作眼把出身官爵一總敘在前面下面逐段分寫總不離厚重之意故又以篤厚文行君子句總收全文復于銘詞內點出德字蓋言惟有德之人所以善于居才如此非依阿取容者所能比託也立意正大措詞整雅居然傑作

###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公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先佐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及李師道平移靖

幽州徵為判官長慶元年今牛宰相儒僧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聲聞事蹟可用



有怨嫌者

不以其人異而開罪於同寮○已上於無分其為郎官令守

慎法

曹屬當以勝寬惠不刻有恩為勝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惡

益明

嚴是其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是其有禮教人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使人

○已上於有分別中仍不失其為厚重分

寫篇首真拜郎官守令以至司業一段公一兄三弟常羣犀鞏常進士

水部員外郎

屬工部朗夔江撫四州刺史朗州今常德府江州今九江府羣以處士徵自吏

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

廣西地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

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

滄棣冀瀛為淄青管皆有材名敘兄弟公子三人長

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黷蒙也○趁勢帶次

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

為鄉貢應進士試女子三人敘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

久甚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因為祭酒位在司業上不便以卑臨尊故

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敘平日交情

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

夏后相遭有窮之難其妻憂傷其孕逃出自竇生少康夏以再家竇為氏少康支孫以竇

何敢反汝何敢反何故自取誅滅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恐土人為義動

公憤不即擊君以死欲滅其口君抵死口不絕罵忠義之氣所激眾皆曰義士義士被罵

而反嘖嘖稱之奇甚或收瘞之以俟不忍棄其尸以待其後事聞天子壯之贈給

事中旌之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貞元十八年進士請于其帥馬僕射總為之選于軍

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請其尸于朱克融軍范陽人義

而歸之發瘞而歸骨于鄆○不言以聞奏之天子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

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敕葬時處所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曾與君同佐宣武軍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因他病而君變成此病

得聞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飭進養之恐有寒熱飢渴之患禁其家無

敢高語出聲恐增驚惑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

物難得則價高故不惜費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以他人必不盡辭勞家貧妻子常

有饑色無財更難○已祖某某官或作諱父某某官或作諱休妻韓氏禮部

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于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業選于

軒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

且久李師道以前皆自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事起于初且在鎮未久衆心未附須強佐

乃濟得有力者為輔方保無事○六發半道京未至有詔以君還之依所仍

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陞其官職而賜服佩以至數日軍亂幕僚

杖小將衝導不服弘靖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殺韋雍張宗元崔

使都虞候繫治之故亂抱元因弘靖于薊門館直至穆宗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

二年授朱克融節度使始得出以平日獨不輕薄陵逼毋庸殺三句皆相置之帥所與弘靖同囚一居月

軍人所以謂之長者靖當是察張弘因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未得罪

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靖致亂之因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未得罪

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可因地方人通之中貴幸得脫免歸冀得脫囚而

告靖即推門求出代靖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知其

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殺從事不如遷之別館欲杜其謀四句

言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

道斬于軍中為魁者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為徒者汝

徒無處討得活路來。此時不得不死。然忠義之氣則千載如生矣。未追敘其友愛正見其天倫無所不盡。皆出至性。至敘其妻之賢亦以為惟君可配。總是一片文字。銘詞雖寫張君。却句句罵世人之偷生。此義若行則亂賊孤矣。真有闢世教之作也。更按公詩集中與張君贈答甚多。因其受業兼娶公之從姪女。親狎之甚。故銘詞直呼其名。儼然以丈人行自處矣。獨怪李習之亦學于公。亦娶公姪女。本與張君無異。迨公卒而致祭。其文中但呼公為兄。豈以定交在先為主乎。讀古人書往往有不可解如此恨。不能起九原而問之。

韓文起卷之十二 終

諸生而嫁與之以其可配孝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敘其妻之行男若干人曰某女

子曰某點出銘曰

嗚呼徹也有師弟之分人慕顧以行慕其利而顧其害子揭揭也高舉意噎啗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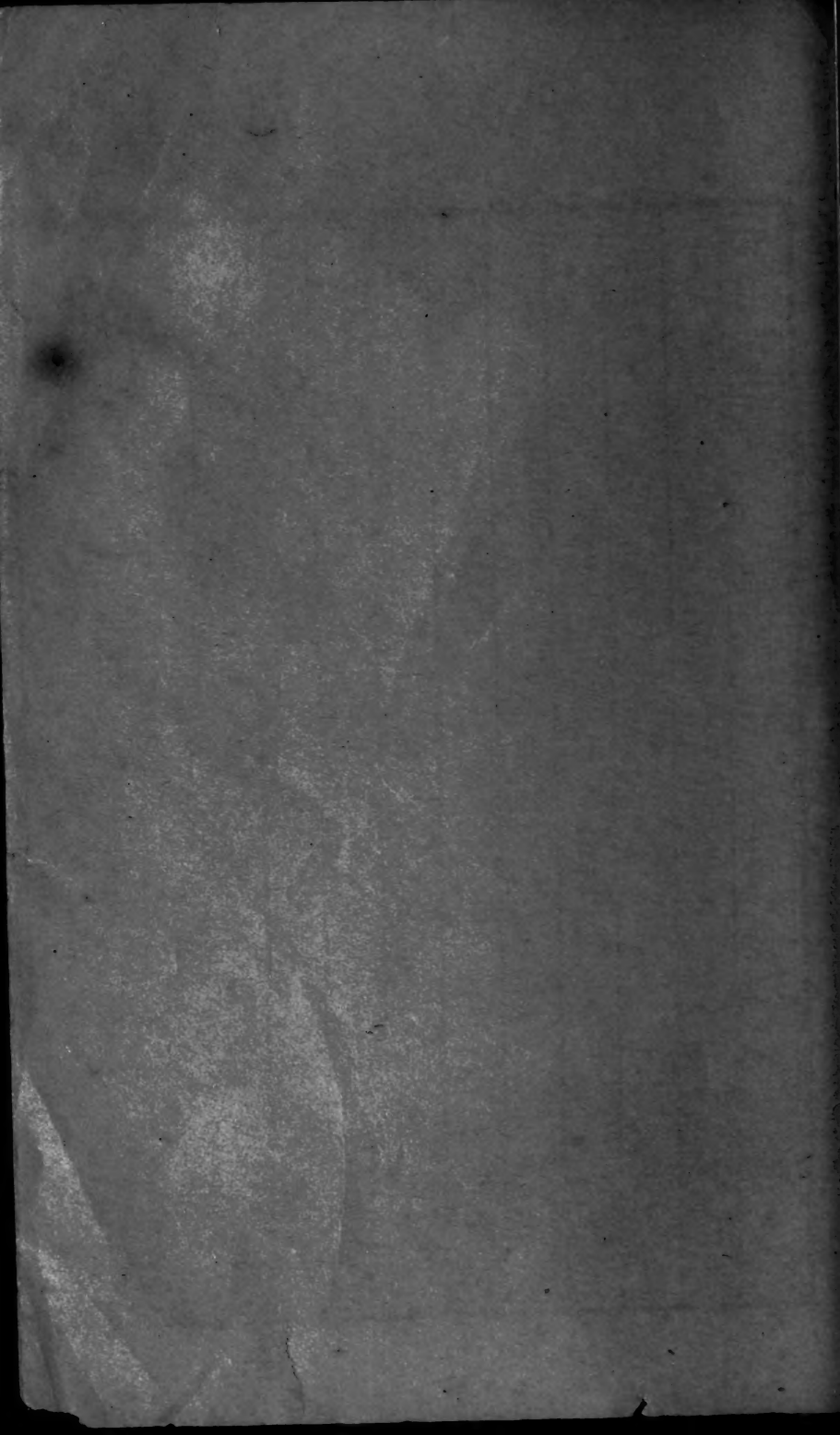
生忍氣吞聲獨割也決然置生死于度外為彼不清作玉雪也獨勵不染之操仁

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為無窮之用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存者故勇于死者不肖者之

就自申于聞明莫之奪也伸明廷暗室此理常規我銘以貞之垂久不肖者之

咀也咀相呵也不肖之人聞之必以貪生失義自相呵責語語奇詭且上下句各分韻尤為初格

林西仲曰李師道新平軍心未定張弘靖以驕貴素性所辟判官韋雍輩又皆少年輕薄之徒率以反虜詬責士卒且以小過加杖繫治致亂有由府中既倚張君為強佐必有調停匡救于其間者故篇首敘軍亂只在應詔還軍數日之內以明前此若不遣行必無此禍也迨既亂而從事皆死獨相約張君長者不忍加害以明前此之待士卒毫末有過也然後述其出館罵眾之言慷慨激烈片腔熱血盡底迸發令一班逆





[illegible]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6350